

黃德揚教授 憶高醫



■醫學系 王友聖 專訪

推開門，映入眼簾的是疊得和我一樣高的文資料，堆滿了整間辦公室。一位和藹的老者坐在辦公桌後，翻閱著自己的退休紀念冊。他一看見我便親切地起身招呼，迫不及待地開始和我聊起天來，這位就是黃德揚教授。他翻著紀念冊，如數家珍般講起從他跟著杜聰明教授來高雄創校以來，慢慢建構起高雄醫學大學的故事，隨著冊子裡的照片從黑白變彩色，高醫也從只有小小的校舍變成現在的規模。黃教授看著相片回憶當時的景況、指著裡頭的人闡述他們的故事，他熱切地向我分享他和高醫密不可分的人生，我細細聽著那些遠在我出生以前發生的事情，深切感受歷史鮮明立體地呈現在我眼前，彷彿看著高醫從無到有慢慢建起。

談到創校之初筆路藍縷的景像，黃教授說他甫來到高雄時，小兒科門診是在六合二路上，病房則在現在舊三棟校舍中第二棟的二樓。那時因為病房不足，內科與小兒科的住院病人還得住在一起，小孩子晚上打針一哭，連帶大人也不用睡覺了。後來為了提高內科病患住院品質，小兒科病房才搬到現在東側圍牆外幼稚園的地方，而早期經濟拮据，什麼東西都得物盡其用，二樓用做病房，一樓就包辦了開會、辦公、值班、檢驗、實驗等近乎所有事情，甚至晚上也是睡在旁邊的隔間。黃教授笑著說，那時連空調都沒有，學生們看血液抹片還得忍受蚊子叮，想和杜聰明院長申請買小電扇吹腳趕蚊，院長還以為大家嫌熱，搖著扇子嘆氣說「現在年輕人怎麼這麼怕熱，你看我這樣搨一搨就好了啊！」足見當時大家開創之刻苦、艱辛。後來隨著幾個建設落實，高醫的規模慢慢發展、擴大，逐步成長到現在這個南部醫療重鎮的模樣，黃教授輕鬆淡然的說，高醫創校以來碰到了很多困難，都靠著大家的一起堅持撐了過來。

說起在學校做過的事情，黃教授得意的說幾乎學校所有的主任職他都當過了，有很多建樹，也碰上不少有趣的事情。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時候，黃教授有感當時既沒有編目錄也沒有電腦，難以在圖書館中找到要的書目，於是引入美國醫學圖書館的編號方式將醫學書籍分類，非醫學書類則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方式編排，並且編印圖書目錄，這套系統一直沿用到現在。在任職教務主任的時候成立了醫學研究所，同時建立了和美國阿肯色大學的姊妹校關係。第一次當訓導長時是在戒嚴時期，只能對教育部唯命是從；第二次則是解嚴後，學生開始邀請黨外人士來演講，當時其他公立學校都不敢，但黃教授全部准許，結果學生申請的太頻繁，活動辦到沒有人想再聽，最後講者一看台下沒幾個人還大發雷霆；也曾有學生在校內發表演說、在附近辦地下刊物，教官們都很擔心校園會染上政治色彩，黃教授則樂觀的說：「讓學生去做吧！我們慢慢等結果。」之後或許是因為課業和經費因素，這些活動也慢慢的停止了。退休前最後擔任的則是醫院的副院長，主要管理醫院各類採購、收入等等財務事宜，直到70歲退休成為名譽教授，留在醫院裡繼續自己未完的研究、每週二下午不領薪的看診。黃教授說，待了這麼久，高醫就像他的家，在這邊走到哪裡大家都認識他。

幾乎可以說黃教授是看著高醫成長茁壯的，他覺得到了現在，高醫已經很完整、很穩定了，現在除了培養後進，更重要的是將人才留在高醫。他希望高醫就是一個大家庭，成員之間互相關心、彼此交流，大家就會對這個地方有認同感、會想要留在高醫。只要人們的心在這裡，高醫就能夠不斷的精進，繼續開創未來。